

让古书再现“青春”，让典籍重现“盛颜”

16岁花旦在浙江修古籍，一修就是47年

浙江宁波，月湖西畔，天一阁古色古香，游人如织。

这座古老的私家藏书楼，始建于明嘉靖年间，是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、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，如今已经向社会开放。

在一幢被葱葱郁郁的草木包围的小院里，记者见到了王金玉——她今年63岁，已经退休，但还是留在天一阁，给修复中心的修复师们上课。



王金玉

花旦

1978年，王金玉来到天一阁的时候，是16岁，从此，老宅深深，树木参天，鸟鸣蝉噪声中，一位青春美丽的少女伏案修书，日复一日。

“来天一阁前，我考进了宁波甬剧团，是团里的花旦，因为天一阁缺乏修复人才，我被分配过来。”王金玉回忆说，要是还在甬剧团的话，就是王锦文的师姐。

王锦文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甬剧代表性传承人。舞台上的水袖翻飞如云，和书画装裱、古籍修复相比，王金玉从动走向了静，一静就是47年。

那时的天一阁没有对外开放，安静的院落，没有什么人往来，窗外是婆娑的树叶声和鸟鸣声。

王金玉先是学的书画装裱，师从新中国成立后天一阁书画装裱修复的第一代匠人姚爱娟，案台前，修长的身躯站立着，脊背挺直——哪怕40多年过去，王金玉的脊背还是挺得笔直。

刷纸头，是行业俗称，指的是用鬃刷将每一张宣纸刷平整，刷破了，王金玉原封补回去，补的次数多了，她的技艺越来越高超，达到了补过却看不出来的程度。

调糨糊，这就很看重调制者的臂力，也是一种体力活，面粉经温水稀释，用开水将其烫熟成半透明的糨糊状，再加水稀释，用过滤网过滤掉杂质，调至欲滴未滴的浓度。

天一阁里的同事说，王金玉调制的糨糊堪称一绝。

择纸

天一阁现藏各类古籍30多万卷，历经数百年岁月剥蚀，不少古籍已发黄变脆，出现破损、断裂、虫蛀等现象，不仅需要书画装裱，还需要专业人士修复古籍。

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天一阁没有专门的修复部，王金玉和姚爱娟负责书画装裱工作，古籍修复工作由洪可尧先生和李大东负责。

洪可尧先生在修复古籍时，王金玉有时候会在一旁认真观看，耳濡目染了一些修复的方法和技艺。

1996年起，天一阁成立了由李大东、王金玉、施美君、邱丹凤组成的古籍修复专职小组。也是从这一年起，王金玉开始承担古籍、书画、文书、碑帖等纸质类文物修复工作，同时承担了碑帖传拓、书画装裱工作。

修一本古籍，经历拆书、洗书、补书、折页、喷水、剪页、压平、锤书等十余道工序。

高大的案几前，王金玉伏案修书，泛黄的古籍平摊在桌上，她一手执笔，小心翼翼蘸着糨糊，将薄如蝉翼的补纸填补在虫洞里，再一点一点移去多余的部分。

这个过程，耐心又细致。这就是她每天重复的工作——让古书再现“青春”，让典籍重现“盛颜”。

修书要择纸，需要挑选和古籍材质相近、厚



天一阁古籍修复中心



天一阁的修书人

度略薄、颜色宁浅毋深的修复专用手工纸。

目前天一阁仅用于修复的手工纸样就有500多种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中，而王金玉在拿到古籍后，手掌和古籍轻轻相触，对于修复纸的选用，就了然于胸了。

锤书

锤书，是古籍修复中的一个重要环节，以锤打的方式，让修复后的纸张保持原有的厚度。

传统的锤书是用方头锤敲打纸张，但是容易在纸上留下印痕，对古籍造成二次破坏。王金玉自己设计图纸，打造了表面带有弧度的圆头锤，避免了锤书留痕。

在馆里，除了中午吃饭，王金玉一坐就是一天。时间仿佛过得飞快，就在她的指缝间溜走。冬去春来，一年又一年。

“修书的话，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，以前没有空调，又不能吹风扇，最多就是把风扇放在脚边。冬天的时候更惨，因为要经常擦桌子，所以手会泡在冷水里，不能用热水，手上长满了冻疮。”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她经手修复的善本古籍累计百余册，独立完成了天一阁馆藏明代科举录50册修复方案的编写工作；独立承担修复善本古籍《嘉靖七年福建乡试录》等明代科举录31册。

一套清乾隆年间的《台东润溪鲍氏宗谱》，放在王金玉手心时，纸质脆化，边边角角早已破损不堪，虫蛀、霉蚀、絮化、水渍、褶皱等各种状态齐聚。

“为了修复这套古籍，我们几乎用上了所有的古籍修复手段，两册书凝结了四个人的努力。清洗去污，同时降低纸张酸度；选择湿补法、干补法修补书页；对纸质尚好但有破洞和残缺的书页，以修补为主；脆化、絮化的书页待补洞完成后用薄皮纸整体托裱加固。”王金玉说，“修复用纸宜薄不宜厚，宜淡不宜深。根据《台东润溪鲍氏宗谱》前期调查结果，我们选用奉化棠云的竹纸作为修复用纸，选用薄皮纸作为加固用纸。”

修复后的这本古籍，书页平整、书口整齐、字迹清晰，俨然重生。

这套古籍的修复过程被写进了《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》，导则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天一阁博物馆主持编写，为今后东亚地区开展古籍与文书修复、培训相关技术人员提供了科学规范、可操作的参考依据和国际规范。

传承

在天一阁西北角有一座三层小楼，进去前，要经过多次开锁，“这是我们的库区，为确保文物安全，每次进入都需要开锁。”王金玉说。

小楼下，树木参天，岁月静好。

三楼，是天一阁古籍修复室，在这样的安静环境下，十余名修复师在这里修书，互不打扰。

他们有的是80后，有的是90后，在两米多长的案子前，一手握着毛笔，小心翼翼蘸着糨糊，眼睛紧紧盯着眼前的古籍……

办公室里一个巨大的立柜，被隔成几百个小格子，每一个小格子里都放着一种纸，初看上去，只有颜色和厚度的差异，玻璃门上贴着相应的编号。

这里的每一个格子里，放着一种手工纸，也是每本需要修复的古籍可能用到的纸张。

2007年，天一阁博物馆专设藏品修复部，在同事们的推荐和领导的支持下，王金玉担任了藏品修复部主任，探索出一条传统修复技能和现代科技保护相结合的文物保护道路，而修复队伍，也从开始的四五人，扩大到了14人的规模，2000年后招收的古籍修复师大多是古籍修复专业出身。

2013年，天一阁古籍修复中心第一次将科技元素融入传统纸质文物修复中，完成了3张清代进士榜的抢救性修复工作。

这3张进士榜来自鄞州区姜山镇新张俞村祠堂，距今已有100多年，纸张残破不堪，还伴有严重的污渍。王金玉创新性地将这个技术融合应用到纸质文物修复中，采用化学加固等手段，一点一点将几近粉末、块状的残片拼接还原。

如今，可能唯独让王金玉有些遗憾的是，儿子终究没能继承她修书的技艺，“他静不下心来，没有耐心修书”。

窗外，树影摇曳，春光正好。

在天一阁古籍修复中心，王金玉带出来的徒弟们，一个个接续着她的技艺，天一阁一代代的修书人，沉醉在数百年的文化传递中。